

文化进化的 meme 理论及其难题

郭 菁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875)

[中图分类号] ON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862(2005)01-0054-03

一 meme 概念的内涵与文化进化理论

meme 一词源自英国著名科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1976 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其含义是指在诸如语言、观念、信仰、行为方式等的传递过程中与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类似的那个东西。为了读上去与 gene(基因)一词相似,道金斯去掉希腊字 mimeme(原意是模仿的意思)的词头 mi,把它变为 meme,这样的改变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跟英文的记忆(memory)一词有关,或是联想到法文的‘同样’或‘自己’(meme)一词。”^[1] (“meme”在国内曾被译为“谜米”,“拟子”,“文化基因”,本文认为译为“文化基因”比较合适,但鉴于尚无统一译法,所以仍然采用“meme”原词)在道金斯提出 meme 概念之后不久,许多学者如苏珊·布莱克摩尔(Susan Blackmore)、理查德·布罗迪(Richard Brodie)、阿伦·林治(Aaron Lynch)秉承道金斯的观点,积极撰文阐明 meme 的涵义和规律,尝试建立文化进化的 meme 理论。著名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也很赞同 meme 的观点,他在《意识的阐释》、《达尔文的危险观念》中应用 meme 理论阐释心灵进化的机制。现今 meme 一词已得到广泛的传播,并被收录到《牛津英语词典》中。根据《牛津英语词典》,meme 被定义为:“文化的基本单位,通过非遗传的方式,特别是模仿而得到传递”。^[2]

根据道金斯等学者对 meme 的定义,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 meme 的涵义:meme 是复制因子;模仿是 meme 的主要传递方式。

道金斯认为,“任何一个事物要构成一种复制因子必须具备遗传、变异和选择三个特征。”^[3] 在 meme 理论家看来,meme 完全具备这三个特征:meme 具有遗传性——meme 传播的过程就是 meme 遗传的过程。如某种宗教信仰传播时,宗教信仰作为 meme,不断地在信仰者身上遗传;meme 具有变异性——meme 的传递过程并非都是完善的,如人们在转述一个事件时,或许会添加一些细节,或许会删减一些内容;meme 具有选择性——meme 的传播能力是不同的,某些 meme 更易于被传递,另一些 meme 则从来得不到传播。如我们学唱歌曲时经常会发现,有些歌曲比较容易记忆,并能很快传播,有些歌曲则很少被传唱。

在提出“meme 是一种复制因子”的观点之后,道金斯还进一步阐释了 meme 传递的机制。他认为模仿是 meme 传递的主要方式。以“思想 meme”为例,当一个人听到或读到某个好的想法后,他把这个想法传给他的朋友,接着他的朋友又把这个想法传递给其他的人,这个过程就是模仿,通过模仿,想法从一个人的脑中传到另一个人的脑中,不断地被复制传递。不仅是“思想 meme”,其他类型的 meme 也是通过模仿这一方式传递自身的。

以 meme 为核心,meme 理论家把文化的传播看做是 meme 自然选择的结果,“有关文化进

化的 meme 理论,其全部要点就在于将 meme 视为一种独立存在的复制因子。这就意味着,是 meme 的选择在驱动着观念的进化,而观念的进化必须有利于 meme 的自我复制,而不是有利于基因的自我复制。这是将 meme 理论与先前有关文化进化的理论区别开来的一个巨大的差异。”^[4] meme 理论反对基因决定论的观点,它以进化的规则系统为框架,试图把文化进化和生物进化包容于同一个形式的选择理论之中。其实,早在 meme 观点形成之前,美国心理学家唐纳德·坎贝尔(Donald Campbell)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认为有机进化以及文化进化之所以彼此类似“是因为它们都是演化的系统,而对于所有的演化系统而言,都存在着复制单元的盲目变异和对其中某些变异的选择性保持以及对另一些变异的选择性淘汰。”^[5]也就是说,复制因子不断地被选择,生物世界和文化世界便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多样性,超越于 meme 和基因之上的进化系统为两者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解释框架。

二 meme 存在的合法性及争论

meme 提出后,对 meme 理论能否成立褒贬不一。有些学者认为 meme 理论不仅可以为文化进化提供新的阐释,而且可以解释意识、自我意识等问题,但是也有人认为 meme 理论还不成熟,存在着诸多问题。从目前双方讨论的论题来看,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一些问题上。

1. 能确定 meme 存在吗? 反对 meme 理论的一些学者认为,因为我们不知道 meme 的组成结构,所以不能确定 meme 是否存在。他们坚持,只有在找到 meme 存在证据的基础上才能进行 meme 理论的研究。但是布莱克摩尔认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必要去探究 meme 的物质组成,我们工作的重点应在研究 meme 理论能否提供新的解释框架。她认为,从 meme 的定义便可明确 meme 是存在的,只要模仿发生,就必然有某种事物被传递,这种事物就是 meme。

2. 能确定 meme 的单位吗? 由于至今还不能确切地解答这个问题,一些学者主张,既然我们无法确定 meme 的单位,就应该彻底摒弃 meme 的观点。但是丹尼特认为可将 meme 的单位定义为能够可靠而大量地复制自身的最小成分。道金斯提出只要具有足够的拷贝忠实度,就能够成为自然选择的独立单位,不必严格区分究竟是一个动作、一段旋律、还是一个节奏是一个 meme。布莱克摩尔也认为,没有必要划分 meme 的单位,单位大小的确定不是成为复制因子的条件。

3. meme 传播的具体机制是什么? 对于“模仿是否是 meme 传递的惟一方式”这一问题,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质疑。这些学者认为,如果把 meme 概念严格限定在模仿的条件下,将过于局限 meme 的范畴,反而阻碍 meme 理论的发展。不通过模仿获得的社会行为同样也可以成为 meme,在 meme 的社会传递过程中还存在着其他类型的作用机制。对此,布莱克摩尔并不赞同。她坚持认为,meme 仅以模仿的方式传递,因为模仿作为社会学习的一种,核心在于模仿过程中出现了新的行为,正是这种新的行为本身通过从他人身上拷贝过来被模仿者习得。其他类型的社会学习只是因为“刺激突显效应”(stimulus enhancement)或“位置突显效应”(local enhancement)使学习者在环境的刺激下显现已有的行为,并不复制新的行为。这也就意味着,没有出现新的复制因子,没有发生 meme 的进化。

4. meme 的进化是“拉马克式的”吗? 一些学者认为,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有着显著的差别:生物进化是非拉马克式的,文化进化却是拉马克式的。布莱克摩尔对此并不苟同,她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文化的进化看做是拉马克式的。文化进化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存在着两种非常重要的进化机制,即“对结果的拷贝”和“对指令信息的拷贝”。虽然可以将“对结果的拷贝”理解为拉马克式的,将“对指令信息的拷贝”理解为达尔文式的,但是最好应将“拉马克式”这个术语限定在遗传学领域之内,没有必要把生物进化中的所有概念如表现型、基因型、携带

者、获得性遗传等都移入 meme 理论中来理解文化的进化,不然会造成极度的混乱。

5. meme 传播的非数字性质影响传播的保真度吗?反对 meme 理论的一些学者认为,基因的传播在性质上是数字化的,meme 则不是。也就是说,即使 meme 存在,其传播过程的保真度也是很低的,不能够支持进化过程。但道金斯和布莱克摩尔认为,进化过程并非必须以数字系统为基础,关键在于复制的质量,即以保真度、多产性、长寿性三个指标来衡量。传递过程的高保真度与传递过程的数字化性质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当 meme 以魏斯曼式进化方式即以“对指令信息的拷贝”方式传递时,同样具有很高的保真度,绝不亚于数字化信息。

三 meme 之争的评价启示

meme 之争的价值在于启发我们从一种新的视角对文化进化机制进行研究。问题并不在于 meme 理论家为我们解决了多少问题,而在于他们提出了多少问题。可以说,自从 19 世纪,文化人类学者泰勒、摩尔根等系统地提出“文化是进化的”观点以来,这种观点并未得到所有学者的赞同,甚至在 20 世纪前期,美国人类学界出现了一种反进化主义的思潮。直到 20 世纪中期,由于斯图尔德、怀特等学者的倡导,进化论才在文化人类学中重新复苏。但是,20 世纪的新进化论也并不是没有问题,还存在着很多局限。在这样的背景下,meme 理论的提出有助于人们重新思考进化范式在社会领域的应用,人们可以综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成果,不仅仅从技术、能量的尺度对文化进化进行宏观描述,而且可以从复制因子的角度深入探讨文化现象(如研究文化传递过程中的异同点,文化与人类心智的关系等问题),为最终解决文化进化机制奠定基础。

当然,也需注意到,meme 理论还面临着许多目前不能解决的难题,我们不能匆忙地认为能够以 meme 为基础,建立一门新的文化科学。在我们看来,即使文化复制因子存在,也应该谨慎地在生物进化规律和文化进化规律之间进行类比,不能简单地将生物进化规律类推于文化领域,因为任何规律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如果超出了其适用范围的有限性而应用于所有的领域,就会形成一种新的科学迷信。自然规律是与社会规律不同的:自然规律可以独立于人的活动发挥作用;社会规律不仅实现于而且形成于人的活动之中,离开了人的活动,社会规律不复存在。文化进化规律是社会规律,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我们不主张从人的活动之外把规律输入文化领域,反对把复制因子的自然选择规律看做是抽象的预成的规律凌驾于人的活动之上。在我们看来,人类是自身的主人,并不是自然选择自我实现的工具。我们反对 meme 理论家的一些观点,即把人类看做是 meme 复制自身的机器,认为“我们的各种观念并不是我们自己的创造物,它们的存在也不是为我们的目的服务的”。^[6]他们把我们的观念看做是一些自主且自私的 meme,认为这些 meme 的一切活动,都是旨在自身的被拷贝、被复制。但是,按照这种观点,我们就变成了 meme 的躯体化的“寄主”,完全受客观规律支配,处于异化状态。我们认为,只要有自由意志,就不能仅仅以复制因子的自然选择理论解释文化现象,应该从我们自身出发而不是从我们自身之外去寻找规律。

参考文献

- [1]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第 243 页。
- [2][4][5][6]苏珊·布莱克摩尔:《谜米机器》,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第 4 页;第 42 页;第 30 页;第 14 页。
- [3]Robert Aunger, *Darwinizing culture: the status of memetics as a science* [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5.

(责任编辑 徐 兰)